

中国語の“V 上”と日本語の“V 上がる/V 上げる”における
後項動詞文法化の対照研究

A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Last Item Verb of the Japanese Compound
Verbs “上がる(agaru)” and “上げる(ageru)”
- Plus A Comparison with the Chinese Verb “上 (shang)”

黄 小麗

復旦大学日本語学部

要旨

中、日両言語とも“V1+V2”構造を持っており、中国語の“V 上”は結果複合補語に発展し、一方の日本語は“V 上がる/上げる”という複合動詞に発展し、それぞれ Talmy の言う“付随要素枠付け言語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と“動詞枠付け言語 (verb-framed language)”に属するといえる。

SVO 言語である中国語では、“上”は V と空間名詞の間に位置し、そのため移動動詞から補語に、さらに“介詞”に文法化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そのプロセスは“NP1+V+上+LP (“上”は動詞) → “NP1+V+上+NP2” (“上”は動詞/方向補語) → “NP1+V+上+NP2” (“上”は方向補語/結果補語/介詞/アスペクト) というふうにとらえられる。

SOV 言語である日本語の場合、V が文末になるため、“上がる/上げる”は空間名詞とつながっていない。また日本語にはそもそも空間格助詞が存在しており、“上がる/上げる”は空間格助詞に文法化する可能性はない。そのかわり、文末に位置する“上がる/上げる”はモダリティ表現が発達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V 上(shang)」、「V 上がる/上げる」、文法化

中国語の“V上”と日本語の“V上がる/V上げる”における 後項動詞文法化の対照研究

黄 小麗

復旦大学日本語学部

1. 引言

从语言类型的角度来看，印欧系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没有复合动词这一形式；而非印欧系语言如汉语、日语、韩语、泰语、土耳其语等，则可以出现“V-V”动词结构。（寺田 2001：22）当出现两个动词性成分时，印欧系语言如英语，只能有一个主要的谓语动词，另一个动词多以不定式动词或动名词形式出现；如果表示两个动词的并列关系，则必须使用并列连词 and。但是在许多非印欧语中，例如汉语与日语，两个动词性成分常常以“V-V”结构形式出现，进而发展为多种结构关系。虽然汉、日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但是仅就“V-V”结构而言，两者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在构成上，都可以构成复合动词或动词短语，关于这一点从句法和词法的角度进行考察；在词序上，由于时间的一维性特征，两者的词序是相同的；在词法关系上，前后项动词可能是并列、连动或动补关系等；在语义上，两者都可表示趋向义，进而演化为时体义用法。

刘丹青（2012）认为，传统的类型学调查研究，注重从范畴语义（含语用功能）出发，考察各种范畴义在不同语法系统中如何实现，这是偏重于从语义到形式的视角；而其所提倡的类型学，则注重语言中的形式手段对语言类型特点的制约，认为一种语言的形式手段及其语法属性会对一种语言的类型特点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考察“V-V”结构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的用法，具有类型学价值。汉语中两个动词性成分首先可以构成连动式，从历时的角度看，连动式又可发展为动补结构等其它结构，进而发展为各类复合词。一般而言汉语学界都是从句法层面对“V-V”结构进行分析。而日语中的“V-V”结构，根据前项动词的词形变化，可分为两大类¹：其一，前项动词在词形上变化为连用形后，直接连接后项动词，如动词“盗み見る（偷看）”。这两个动词都具有明确的词汇含义，构成典型的复合动词，一般可以在词法层面上进行考察；其二，前项动词在词形上变化为连用形后，借助一个接续助词て，再连接已经语法化了的动词，如“来る”可构成“走ってくる（跑过来）”，这样的后项动词在日语中称为“補助動詞”，类似于助动词。日语一般不把这类结构称为“複合動詞”，而是在句法层面上进行分析。当然，如果上述第一类复合动词后项发生词缀化后，就会形成“やり始める（开始做）”这样具有“体（aspect）”含义的复合动词。寺村（1984：167）将这类形式称为“文法形式と語彙との連続する境界域（句法形式与词汇的交界处）”，是非常贴切的。

¹ 除了这两类，还有“買って出る”这种形式，本文不讨论此类问题。

先行研究中，汉语学界一般将动词“上”界定为趋向动词，并且主要以“V上”的形式进行考察。其中，陈昌来（1994）、刘月华（1998）等认为，“上”除了趋向义外，还具有表示结果义、时体义等用法。在日语学界，宫島（1972）、柴田等（1976[1979]）、森田（1977[1984]）对移动动词“上がる/上げる”的考察，主要是从语义及句法结构方面进行探讨；姬野（1999）、石井（2007）则将其置于“V上がる・V上げる”的复合动词框架内，对后项动词进行语义上的梳理和分析；此外，寺村（1984[1987]）、森山（1988）在探讨“アスペクト（aspect）”（即“体”）的内容时，都提及它们的“完了”用法。

本文主要考察汉语“V上”与“V上がる/V上げる”后项动词的语法化情况。我们将重点考察汉、日语两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汉、日语的“上”都演变出了时体助词的用法，这符合“位移或趋向动词>时体标记”（吴福祥，2006）的语法化演变的共性特征，但是汉语的“上”除了表示结果义，还可以表示开始义，日语则始终只有结果义用法，没有开始义用法。我们将从语序的角度分析原因；其二，日语的“上がる”演变出语音变体“やがる”的形式，表示说话人对所叙述内容的轻视或憎恶之意，情态义（モダリティ modality）比汉语丰富得多，这同样可以从日语的SOV语序及类型特点来进行解释。日语“あげる”表示授受关系的用法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 Talmy 的移动动词类型区分及汉日移动动词的词化模式²

Talmy 曾经对世界上许多语言在表达运动事件时所使用的词化模式做过详细系统的比较，观察构成位移事件的语义成分和个别语言的特定语法范畴或词类之间的关联度。本文将在此框架内探讨问题，因此先对该观点略作说明。

(1) The bottle floated out of the cave.

按照 Talmy 的分析，在一个运动事件（motion event）如（1）中，运动事件由下列概念要素组成：凸像（Figure），指一个运动物体，它相对于另一个物体（背衬）而运动，如 the bottle；背衬（Ground），指一个参照物体，另一个物体（凸像）相对它而运动，如 the cave；运动（Motion），指运动本身，如 float；路径（Path），指凸像相对背衬而运动的路径，如 out of。此外，方式（manner）和致使（cause）是共生事件。表达这些成分的语法形式包括移动动词、介词、副词和曲折形式，其中动词是核心部分，其他语法形式则是动词的附加成分。

Talmy 考察不同语言移动动词包含的语义成分，认为移动动词除了必须包含移动这一基本成分外，还可以包含其他的任意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成分。移动动词的主要词汇模式有下列几种：

² 关于 Talmy 的词汇化模式理论主要参考黄月华和李应洪（2009）、沈家煊（2003）、方环海（2011）、宋文辉（2007）、松本曜（1997）、影山和由本（1997）等。

第一类，[Motion+Manner/Cause]模式，动词除了表达移动本身外，还表达移动方式或致使移动的原因，如英语的run,walk,jump，汉语的“跑”、“走”、“跳”等，此类移动动词统称为“方式动词(manner verb)”，以这种模式为主来概念化移动事件的语言称为“方式语言(manner language)”，或“附加语构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在运用方式动词表达移动事件时，路径通常由动词的附属成分(介词、副词等小品词或它们构成的词组)表达，大多数的印欧语言(罗马语除外)属于这一模式，英语是典型的附加语构架语言，Talmy认为汉语也属于这一类型。

日语里虽然也有方式动词如“歩く(走)”、“走る(跑)”、“飛ぶ(飞)”等，不过这些词与汉、英语不同，不能与表示终点的“二”格共同使用。如：

(2) ジョン は 駅 {?に / まで / へと} 走った。

(约翰跑到了车站。)

(松本 1997 : 143)

日语里表示样态的一些基本的移动动词都不能单独与表示终点的二格共同使用，必须经过形态上的变化后作为移动的状态语(表方式)出现在句子中，即以“歩いて行く(走着去)”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与汉英语比较而言是有类型差异的。

第二类，[Motion+Path]模式，动词既表示概念化移动本身，又表示路径，如英语的enter,cross，汉语的“进”、“过”等。这类移动动词被称为路径动词(path verb)，以这种词汇化模式为主的语言称为“路径语言(path language)”或“动词构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沈家煊(2003)则认为“核心语构架语言”这一说法更为贴切，西班牙语是典型代表，日语、韩语也位列其中。

一般认为，汉语移动动词的词化模式以第一种为主，日语则以第二种为主，但并不排除其它的词汇化。除了上述两种词汇化模式外，还有少量其它的词汇化模式，这里不再赘述。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按“上”、“上がる/上げる”语法化所形成的趋向义、时体义、情态义的顺序分别进行考察。

3. 汉语“V上”和日语“V上がる/V上げる”的趋向义比较

从根本上说，Talmy是以路径的词汇化模式来区分“附加语构架语言”和“核心语构架语言”的。英语里由于没有复合动词这种形式，表示路径的成分主要是to,from这样的前置词，而汉语中则有以“上”为代表的动后补语，这个词既可以作为路径动词单独使用，也可以作为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示路径，从其历史渊源来看，这是由“V1+V2”这样的连动结构经语法化发展为动补结构的(石毓智 2003[2005]、梁银峰 2006, 2007)，因此可以说“V上”中“V”是核心；而在日语中，复合动词的前项动词在形态上必须变为连用形，是附加语，后项动词“上がる”则是核心语³。可见，同样是复合动词的形式，但是在汉日语中核心分别为前者和后者。

³ 这里的“核心”指的是结构核心，未必是事件构架这一意义核心。

3.1 汉语动趋式“V上”的趋向义用法

关于汉语“V上”的趋向义，目前为止主要的研究是从历时的角度明确语法化演变的过程，如梁银峰（2007）、胡伟（2011）、胡晓慧（2012）等。另一个角度是从共时层面研究“V上”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如陈昌来（1994）、张燕青（1995）等。本文将重点考察不同历史节点上“上”与路径（起点、途径、终点）的关系。

先行研究已经证明，唐代以前，“上”前面加上其他移动动词，后面为处所论元，构成“NP1+V+上+LP”动补结构，“上”虚化为卫星成分，在句法上作前一动词的补语，如：

- (3) 故得道者，则当飞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东汉/史论/太平经》
(胡伟 2011: 58)

唐五代时期，“上”做为卫星成分的用法成熟，“V上”后面带趋近的目标，可以是具体的处所，也可以是人，即“NP1+V+上+LP”或“NP1+V+上+NP2”，如：

- (4) 魅便跳上马。《六朝/小说/搜神记》（胡伟 2011: 59）

胡伟（2011）认为，“跳+上+船”可以重新分析为“跳上+船”，这里的“船”成为“跳上”的论元，“跳”表示具体的动作方式，“上”本身所含的动作意义不再凸显，而凸显其词义所含的方向意义，完成从起点到终点的一个转换过程，所带的处所论元凸显其终点意义，即“到达”义。正因为“上”连接了终点，这里的LP才有可能转化为NP2，如：

- (5) 单于亲领万众兵马，到大夫人城，赶上李陵。《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胡伟 2011: 59)

这里的NP2“李陵”，是NP1“单于”趁上的终点。由于汉语属于“附加语构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在运用方式动词表达移动事件时，路径通常由动词的附属成分（介词、副词等小品词或它们构成的词组）表达，“上”在语义上表示“向上”的含义日益淡化，在句法上与前项动词的结合愈加紧密，V的论元可以出现在“V上”之后，可见这里“上”的用法已经虚化。例如：

- (6) 来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金瓶梅》（胡晓慧 2012: 34）

这里的“十两银子”是“递上”的论元，至此“V上”已经是结合紧密的成分，这一用法保留到了现在。

通过以上的历时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上”与处所论元或表终点的名词论元结合时，可以表示移动过程中的“途径”或“终点”，一般不能表示起点。这里的“上”已经具有“类似前置词的作用”。（刘丹青 2003：274）从移动动词词汇化的类型特点来看，“V上”很好地体现了汉语的“附加语构架语言”的特点，如“跳上”这个短语，“跳”表示动作的方式，是核心语，“上”虚化后动作义消失，转而表路径成分，成为短语的附加词，可见动趋结构本身就体现了汉语移动动词表达的类型特点。

3.2 日语复合动词“V上がる/V上げる”的上升义用法

在日本学界，自影山（1993[2010]）以来，将复合动词分成“語彙的複合動詞（词汇性复合动词）”和“文法的複合動詞（句法性复合动词）”的看法已成共识，按照影山的看法，“V上がる/V上げる”为词汇性复合动词。不过从“上がる/上げる”的“完了”、“强调”、“语气”等用法来看，我们认为“上がる/上げる”还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语法化。

日语是“路径语言”，这个特点表现在日语的复合动词上，就是“前项动词表示移动的样态、后项动词表示方向或路径的复合动词最多”。（松本 1997：145）如“駆け上がる、這い上がる”等复合动词，另一种常见的移动复合动词是“前项动词为表示附带状况、后项动词表示方向性或路径的动词。”（松本 1997：146）如“探し回る、持ち去る”等。

一般而言，V1与V2之间存在时间先后关系，这反映了“图像的（iconic）”的关系。影山（1997：73）举“切り倒す（割倒）”的例子证明，这个复合动词是“先割后倒”，顺序不可逆，汉语的连动结构也遵循这个规律，这说明时间的一维性具有普遍特征。石井（2007：49）则从“体”的角度考察前后项动词，认为日语复合动词中最常见的是“過程結果構造”，前项动词说明过程，后项动词说明结果。“V上がる/V上げる”结构中，前项动词多为表示样态、使成的动词，后项“上がる/上げる”则表示动作主体或客体的位置上升，这一点与汉语的“V上”趋向义是相同的。不过，汉日语中“上”产生出不同的语法化用法，主要是由于日语中存在的“空间辞”，或者说“空格助词”，这是导致汉、日语区别的最大原因。日语的空间格助词主要有以下几个：

- (7) に（表终点）で（表动作发生地点）を（表移动途径）から
（表起点）まで（表移动终点）へ（表移动方向）

当“V上がる/V上げる”表示向上移动的位置变化时，可以分别用上列格助词表示起点、途径、终点等路径成分。此外，由于日语的SOV语序，“上がる/上げる”并没有直接接在处所论元之后。如：

- (8) a はしごから上へ飛び上がった。
(从梯子往上跳。)
b 彼女はひやりとして思わず飛び上がる。
(她打了个寒颤, 不由得跳了起来。)

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⁴

“飛び上がる”指“飞上”，还可以指“跳上”。除了可以用“から”表示起点外，还可以用“へ”、“に”等表示场所论元，甚至可以象(8b)那样，什么空格助词也不用。反观汉语的“跳上”，虽然也可以用介词“从”表示“跳上”的起点，但是一般都需要一个场所论元或宾语论元，否则难以成句。这样，汉语中处于V和处所论元之间的“上”，在句法上就有可能逐渐语法化为表示路径或终点的成分。日语则由于存在空格助词，“V上がる/V上げる”既可以使用格助词来精确地表达空间移动，也可以单独使用，处所论元或宾语论元并不强制要求出现。从句法位置来看，“上がる”与处所论元距离较远，因此“上がる”没有语法化为类似前置词功能的成分。可以说，处所论元与“上/上がる”之间是否存在格助词(汉语为介词)是汉日语间“V上”结构的本质区别，这一基本的类型特征导致了“上”的不同的语法化方向。

4. 汉语“V上”和日语“V上がる/V上げる”的时体义比较

国内汉语学界考察“V上”中“上”的用法，一般在分析完趋向义后就会考察结果义和状态义，表时体义的“开始”则另立一项加以说明。然而，类型学的考察已经证明，结果性“V1+V2”结构可以表示终止性意义以及实现了的状态。另一些类型学研究在考察了世界各种语言的时态和体态的产生过程后也指出，完成体产生于结果性结构或者包含有“完成”意义的动词结构⁵，可见“V上”的结果义，本身就是时体义的一种，表示完结。而表示“动作开始并继续下去”则是另一种时体义的用法。

4.1 汉语“V上”的结果义用法

趋向义与结果义或状态义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非常清晰。一般而言，“递”、“献”这样的动词隐含着起点、过程以及终点，趋向义更多地凸显靠近终点的过程，结果义则注重到达终点后的情况。刘月华等(2001: 548)认为，大部分趋向补语有结果意义，而且有的趋向补语的结果意义不止一个。结果意义又可以分为两类：基本结果意义，即与趋向意义有密切联系的意义，如果某一趋向补语只有一个结果意义，那么这个意义通常就是基本结果意义；基本结果意义以外的结果意义是非基本结果意义。刘月华等(2001: 550)认为“上”的基本结果意义表示接触、附着以至固定，例如：

⁴ 本文日语例句均选自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http://www.kotonoha.gr.jp/shonagon/search_form> (2016年3月8日)

⁵ 关于完成体意义的类型学考察主要参考刘正光和崔刚(2005)。

(9) 孩子们除了冬天穿上外婆做的布鞋，其余的时间都是穿草鞋。⁶

(10) 我为自己的女儿从小就遇上这般志向高远的同学感到欣慰。

刘月华等（2001：550）认为“上”的非基本结果意义表示实现了预期的或希望达到的目的，这种用法体现了语法化过程中从客观描述到主观意志的转换过程，非基本结果意义其实就是个人的主观意愿中期待的结果。例如：

(11) 正因为村里有积累，华西人终于过上了上一辈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12) 开通了多媒体教学网络，山里娃终于用上了电脑。

上述两个例句中都出现了副词“终于”，这说明“过上”、“用上”后接的是终点，这里的“上”与受事论元“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已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说明“上”的语法化已经大大加深。至此，“上”已经完全成为动补成分，句法结构也从原来的“NP1+V+上+NP2”转化为“NP1+V 上+C（补语）”。

4.2 汉语“V上”的开始义用法

国内汉语学界一般将“V上”中“上”表示“动作开始并继续下去”用法作为它的时体义进行说明，“上”可看为时体助词。结果义之所以会转变为开始义，是由于结果义中隐含含有使某种情况成为事实的意义，从转喻的角度看，终点可能是新的状况的开始，“V上”也由此获得开始义。刘月华等（2001：551）、李宗江、王惠兰（2011：496）都提到了这种用法。分别举例如下：

(13) 你不是在上学吗，怎么做上生意了？（刘月华等 2001：551）

(14) 天又阴上了，八成要下雨。（李宗江、王惠兰 2011：496）

例（13）中，“上”与“做”之间没有表示趋向义时的必然的语义联系，此时的句法结构为“NP1+V 上+C（补语）”，由于汉语的SVO语序，“上”总是处于主要动词V和目标论元之间，与终点始终比邻而居，根据转喻原则，一个动作的终点紧临着新状态的起点，“上”因此有了表示开始义的可能性。“上”的开始义固定下来后，就可以用在例（14）这样不需要目标论元的动词后面，至此“上”的用法已经虚化得跟动态助词的意义接近，有些语法著作将其列入动态助词。

⁶ 本文无标注出处的中文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网络版：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2016年3月8日）

反观日语，由于属于 SOV 语序，并且存在空格助词，“上がる/上げる”与目标论元之间不仅隔着 V，还隔着空格助词，因此转喻机制对其不起作用，“上がる/上げる”只有结果义、完成义，却没有开始义的法。

4.3 日语复合动词“V上がる/V上げる”的时体义用法

当“V上がる/V上げる”由词汇性复合动词转化为句法性复合动词时，“上がる/上げる”的语义也由原来的“向上方移动”转变为表示“完了”，具有时体义特征。与汉语的“V上”相同，“V上がる/V上げる”的前项表示动作主体的动作，后项表示动作的结果。当前项动作完成时，作为其结果，眼前出现的是完成后的状态。如：

(15) 長い間雨が降らないので、湖も干上がってしまった。

(由于长时间没有下雨了，湖水都干枯了。)

《日语句型词典》

(16) 火がだんだん燃え、夜中にわら全体が燃えあがった。

(火苗渐渐烧起，黑夜中整捆稻草都燃烧起来。)

例(15)中的“干る”可以是变化动词，也可以是状态动词，“干上がる”表示“完全干涸”的状态。这符合类型学的一般规律，即结果性“V1+V2”结构可以表示终止性意义以及实现了的状态，完成体产生于结果性结构或者包含有“完成”意义的动词结构。例(16)中，“わら全体”也说明燃烧的充分性，这里可以解释为“完全”。

不过，日语中“V上がる/V上げる”的时体义，不仅可以表示“完了义”，还可以表示“强调义”或“极端义”这样含主观含义的用法。如：

(17) 店員は男にピストルを突きつけられて震え上がった。

(店员被抢劫犯用手枪顶住，浑身发抖。)

《日语句型词典》

(18) 見ると、その顔は腫れあがって、形相すさまじく、しとどの汗にまみれていた。

(仔细一看，他的脸肿了起来，神形狼狈，满头大汗。)

例(17)的“震える”表示“发抖”，是个状态动词，“震え上がる”则强调“发抖”的状态。由于日语是 SOV 语言，动词用来结句，而一般的情态(modality)在句末的位置居多，因此一般认为日语是情态发达的语言，体现在“V上がる/V上げる”上，

就是除了有结果义、状态义，更多的是表示“强调”这种情态义特征。上例的“震え上がる”，在《大辞林》的解释为“因恐惧、寒冷等剧烈发抖”，与“震えている”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多的是表示发抖的状态，用了“あがる”则强调发抖的程度，两者在用法上还是有些区别的。同样的道理，例（18）“腫れ上がる”在《大辞林》的解释为“肿得厉害”，与“腫れている”这种表示状态的用法相比，“腫れ上がる”更强调了肿的程度。汉语中的“V上”中的“上”没有表示强调的用法，这可以说是汉日间比较显著的差异。

日语“V上がる/V上げる”除了表示结果义、状态义以及强调外，与汉语“V上”在时体义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能表示开始义，始终只能表示结果义。这样的差别，与汉日语的基本语序有着巨大的联系。我们在4.2节已经考察了汉语的情况，发现“上”与目标论元在句法上始终联系在一起，最终语法化为类似前置词的成分。日语则由于SOV语序，“上がる/上げる”与目标论元隔着一个V以及空格助词，终点转化为起点的转喻机制由于没有合适的句法条件，并没有在日语中起作用。从语法化的角度来说，长期而固定的句法位置是重新分析的前提，日语由于不存在这样的句法条件，因此不可能出现开始义用法。因此，例（13）、（14）翻译成日语时，并不能直接翻译成“V上がる/V上げる”。

（再録）（13）你不是在上学吗，怎么做上生意了？

（日本語訳：君は学生じゃないか、何で商売をやっているの。）

（再録）（14）天又阴上了，八成要下雨。

（日本語訳：また曇ってきたな、雨かも。）

由上述例子可知，当“V上”和“V上がる/V上げる”中的动词是移动性动词时，两者有互译的可能，例如“爬上”和“登りあがる”；而当动词是非移动性动词时，汉日语之间就出现了许多区别。这一区别也说明了两种语言不同的演变结果受到各自类型的影响。

不过尽管日语的“V上がる/V上げる”没有开始义的用法，当我们考察“上がる”的名词形式“上がり”时，发现“上がり”兼具结果义和开始义用法。例如，“湯上がり”表示的是“風呂から出たばかりの時”（直译：刚从澡盆出来）、“芸者上がり”表示的是“以前に芸者をしていた女性”（艺妓出身的人）。这里的“上がり”与其前项名词的关系是“Nから上がること”（从N离开，脱离N），因此“上がり”可以表示起点义。一般而言，N与V（名词形）短语之间可以有多种格关系，包括表示起点、路径、终点、方式等，因此“上がり”可以与其前项名词构成“起点+移动”关系，但是复合动词的两个成分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格关系，因此“上がる”不能表示起点义。

5. 汉语“V上”和日语“V上がる/V上げる”的情态义比较

由于日语的“上がる”位于句末，因此情态义更发达些，这可以看成是日语的类型特征之一。汉语“V上”则没有发达的情态义用法。

5.1 汉语“V上”的情态义用法

一般而言，汉语研究中只提及“上”的趋向义和结果义、时体义用法，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蒋华（2003）明确提出“上”可以表示轻松的语气，他所举的例句如下：

(19) 办上几桌菜、干上几年、哭上一个钟头、跑上几圈（蒋华 2003：47）

蒋华认为，上述例句中用“它”替换掉“上”，句义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它”是个表示语气的衬字，使语气显得轻松、随便，同理可推断“上”也表示轻松的语气。方环海（2011）认为这种观点有些牵强，不过也承认这里的“上”有加强语气的用法。此外，蒋绍愚（2011）以“S+V+上+（一/两）数量词+N”或“S+V+上+（一/两）动量词”的句法结构说明，当目标论元由高的数量变为“一/两”这样低的数量时，表示动作的施行者努力或有意为之，所以有强调的意思。如：

(20) a 那秀才便走下来做上两个揖道……
b 一头把王良撞上一跤。

（蒋绍愚 2011：28）

我们注意到，（19）与（20）的用法都仅限于后接数量词的用法，“靠上一靠”、“唱上一唱”这样的句式也与动量词有关，这些用法里的“上”完全脱离“移动”义，也脱离“路径”义，调节气息的色彩更浓一些，因此可以认为这里的“上”就是情态义用法，但是这一意义所适用的句式非常有限，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还不能说“上”完全具有情态义用法。

5.2 日语“V上がる”的情态义用法

与汉语的“上”表示情态义时的句式限制相比，日语中“あがる”（音变形式“やがる”）的情态义用法更具普遍性，几乎可以接在任何动词的连用形之后表示各种语气。《大辞林》对“やがる”词条的解释为：词源为“あがる”。近世（16~19世纪）以来京都、大阪一带方言。用于男性粗鄙的对话中。可接动词连用形及部分助动词连用形后。表示说话人对对方或第三者的轻蔑、憎恶等语气。

除了上述解释,《日语语法词典》还归纳出几种用法:用于说话者本人,表示自虐、无奈等语气;用于生物、自然现象,表示意外、憎恶、反感;表示一种亲近、无拘束感等。例如:

(21) 水を飲もうと思ったら、虫がいやがった。

(刚想喝水,就发现有一条虫子。)

《日语语法词典》

(22) オレより後から来て注文したんだぞソイツは、なのにオレのより先にきやがった。

(那家伙来得比我晚,在我之后点的餐,却比我上得快。)

例(21)里,“将要喝的水里有一条虫子”这个情况使说话人产生厌恶之情,反映到语言中就用“やがる”来表达,这里的“やがる”没有提供新的语言信息,只是说明说话人的语气。至此,由“上がる”演变而来的“やがる”已经完全语法化为表示语气的助动词了。“やがる”表示憎恶、反感等语气,似乎违反了“GOOD IS UP”这一语言共识,但其实这与日语中“上がる”的语义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日语里的“上がる”除了表示上升义,还可以表示由此引起的形状缩小或量的减少,如“巻き上がる”(卷起)、“縮み上がる”(缩小)、“禿げ上がる”(秃顶)等,这类用法已经隐含贬义用法。此外表示强调义的“のぼせ上がる”(头昏眼花)、“震え上がる”(发抖)、“怯えあがる”(胆怯)等有关人的生理作用和心理状态的词,一般都指不好的状态。有了这些用法的铺垫,“やがる”的语气用法也就有了语义基础。

而在例(22)中,“ソイツ、なのに、やがった”都表示说话人不满的语气,“やがった”表示“上升”的语义完全消失,仅用于表示情绪。这种用法保留在现代日语的男性用语中。

从语法化理论来看,本节的“上/あがる”语法化程度最深,这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来进行说明。首先,从语义上看,“上/あがる”都失去了移动动词的上升义用法,仅用于表示语气;其次,从句法上看,汉语中“上”出现在“办几桌”、“跑几圈”这一动词短语中间,与其中的动词和宾语都没有必然的句法联系。同样,日语中的“やがる”也出现在一个完整的动词短语之后,与其中的动词和宾语也没有必然的句法联系;此外,从语用的角度上看,汉语中的“上”表示轻松的语气,日语中的“やがる”表示意外、憎恶、反感等语气;最后,从语音的角度看,汉语的“上”可以发轻音,日语则由“あがる”变为“やがる”,语音变化明显。可以说,这一节的用法是汉日语“上/あがる”语法化最具有说服力的用法。

6. 余論

本文分别从趋向义、结果状态义、情态义的角度对汉语的“V上”和日语的“V上がる/V上げる”进行了对比分析，解决了开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即，第一，汉、日语的“上”都演变出了时体助词的用法，但是汉语的“上”除了表示结果义，还可以表示开始义，日语则始终只有结果义用法，没有开始义用法；第二，日语的“上がる”演变出语音变体“やがる”的形式，表示说话人对所叙述内容的轻视或憎恶之意，情态义比汉语丰富得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基于汉语的“V上”和日语的“V上がる/V上げる”所进行的个案研究可以带来一些类型学上的启示。今后我们将基于更多的个案研究对比分析汉日语“V-V”结构的语法化类型特征。

参考文献

- Bernd Heine, Tania Kuteva 著,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 (2012)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石井正彦 (2007) 『現代日本語の複合語形成論』ひつじ書房
- 影山太郎 (1993[2010]) 『文法と語形成』ひつじ書房
- 影山太郎、由本陽子 (1997) 『語形成と概念構造』研究社出版
- グループ・ジャマシイ, 徐一平等译 (2002) 『日本語句型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柴田武等 (1976[1979]) 『言葉の意味 辞書に書いてないこと』平凡社
- 寺田裕子 (2001) 「日本語の二類の複合動詞の習得」『日本語教育』109, 20-29
- 寺村秀夫 (1984[1987])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ト意味』くろしお出版
- 姫野昌子 (1999) 『複合動詞の構造と意味用法』ひつじ書房
- 松本曜 (1997) 『空間移動の言語表現とその拡張: 空間と移動の表現』研究社出版
- 宮島達夫 (1972) 『動詞の意味・用法の記述的研究』秀英出版
- 森田良行 (1977[1984]) 『基礎日本語 1 ——意味と使い方』角川書店
- 森山卓朗 (1988) 『日本語動詞述語文の研究』明治書院
- 陈昌来 (1994) 「论动后趋向动词的性质——浅谈趋向动词研究的方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4) 64-69
- 方环海 (2011) 「汉语位移结构的范畴化及其认知阐释——以趋向动词“上/下”为例」『国际汉语学报 第二卷第1辑』学林出版社
- 胡伟 (2011) 「上古至近代汉语“上”、“下”的语法化」『北方论丛』(6), 58-63
- 胡晓慧 (2012) 『汉语趋向动词语法化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月华和李应洪 (2009) 「汉英“路径”概念词汇化模式的对比研究」『外语学刊』(6), 55-58
- 蒋华 (2003) 「趋向动词“上”的语法化初探」『东方论坛』(5), 45-48
- 蒋绍愚 (2011) 「V上和V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24-34
- 李宗江、王惠兰 (2011) 『汉语新虚词』上海教育出版社
- 梁银峰 (2006)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学林出版社
- (2007) 『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学林出版社
- 刘丹青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 (2012)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 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世界汉语教学』(3)
- 刘月华 (1998) 『趋向补语通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潘文娉、故韡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刘正光和崔刚 (2005) 「非范畴化与V-V结构中V2的完成体意义」『外语学刊』(6), 29-36
- 沈家煊 (200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世界汉语教学』(3), 17-23
- 申泰海·赵基天·王笑峰编著 (2003) 『日语语法词典』吉林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 (2003[2005])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吴福祥 (2006) 「语法化演变的共相与殊相」『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张燕青 (1995) 「“V+上/下”中“上/下”的意义和V的类」『赣南师范学院学报』(4), 25-28